

# 人生三段女儿锦

刘诚龙

啊，不过比二十三不到，网上乱喷口水，要来得有底气；五十后才著书，还是有点老了，且莫太以岁月论，可以学问论，真个腹有诗书了，可含笑咀华，绣口一吐吐出半个盛唐，此之谓是，“韦编三绝今知命，黄绢初裁好著书。”

做媳妇，多使担当之力，力气用不完的，今日用完，余额不足；睡他一夜，又充满了电。力气有如山泉水，放闸出水，关闸蓄水；入了仕，掌了权，权力恰如闸中水，这水放下去，是活水庄稼，还是祸水人家？掌权如掌厨，煮好给人吃的饭，炒好给人吃的菜，这才叫养人。做媳妇是要低眉的，正如做官是要平易的；做媳妇是要顺眼的，正如做官不能暴睛的，颐指气使，横眉瞪眼，那不是百姓媳妇，那是民间泼妇。

曾国藩墨经出山，当了后人所崇的司令，没见他挥金如土，杀人如麻，倒是老老实实做媳妇，“吾自信亦笃实人，只为阅历世途，饱更事变，略参些机权作用，便把自家学坏了……”贤弟此刻在外，亦急

么？一肚子中西学问，正合时宜。其所居也，居家里当老太爷？居乡里当返乡绅？居城里当麻将佬？家里当带孙子学习的教贤，乡里当给老百姓解事的乡贤，城里当莘莘学子的城贤。郭老居林下后开设了思贤讲社，又主讲城南学院，“只凭所见真实处，详细说与人听，激动生人之廉耻，而振起其奋发有为之气。”思贤讲社，城南学院，岳麓书院，有了郭嵩焘这般阿婆在教人，果然是：“物态凝眸而益盛，千古灵区；弦歌入听似雍雅，一方雅化。”

秀才入世前，仕人是入世中，老头入世后，也不说仕不仕的，人生究其实是一个场，你入的是一般职场，还是象牙塔的学场，抑或是人见人羡神见神厌的官场？每个人场里人生皆一个三段式，如何过三段，每段如何过？年少，莫贪吃青春饭；年壮，少些吃混账粮；年老，少做些恶婆婆。

好的一生是，以女性守贞心，怕人；以女性和顺气，养人，以女性之仁寓意，教人。孰几可以功德圆满，寿终正寝，三段锦，段段锦，纵难臻伟大人生，也可抵人生锦绣。

## 非常文青

### 松泉山居观楹联

王玉清

人间四月天，与好友深华同游崑崙山。入得“松泉山居”山门，将至客厅，但见两侧廊柱上用“板桥体”镌有“木公为松山山出，白水成泉日昌”楹联，令我顿然想起六十多年前，家父曾数次向我讲述“此木为柴山山出，因火成烟夕夕多”的对联，以及产生此联所发生的卖柴樵夫与乡试举人的应对故事。儿时不怎么认为此联奇妙，只是感到一位打柴人竟然把一位比秀才还厉害的“老师”难住了怪好玩儿。今日所见之联，虽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却含似是而非之虞。木公松与此木为柴，均千山皆出，比对甚好，下联则略有逊色。“昌”字乃上日下日，硬说成是日日，便些许牵强。冰华兄道，泉乃钱也。此君是经商大款，闻名胶东，企盼日日昌盛也在情理之中。尽管稍有差强人意，但在这“木公松成行不见日，清风小触即生波”的深山密林，能饒此楹联，嵌入了“松泉”二字，亦为山居增色若干。

茶室坐定，不免又谈及楹联。一友人认为，“因火成烟夕夕多”亦非古联，因上世纪五十年代汉字简化前，“烟”字的繁体是“煙”或“菸”。青岛卷烟厂烟盒上写着“青岛捲菸廠”，烟台山上也写着“煙臺”，我顿时无语了，明明是家父在我刚上“村小”时所言，距“汉字简化”尚有六年之遥，怎么能说“烟”是简化字呢？

下山后，立即打电话向在京城玩字弄文的朋友求救。朋友略加沉吟，答复道：“因火成烟夕夕多”这一妙联，何人何时何地所创已无据可考。最早可见于清朝中叶江南的木刻本《要谈经》。南宋宋朝诗家颜延之，是咱们的临沂老乡。他著名的《北使洛》，便有“城阙生云烟”的佳句。历代《辞书》中也均有“烟”字的记载，分别有“烟”是“煙”的或体，“煙，菸”是烟的异体，“烟”是会意字，“菸，煙”是形声字等多种说法。另外，汉字简化也并非全是专家首创，有不少是民间久用俗成，官方认可的。

朋友言至此处，我忽然忆起五十多年前，莫言的父亲抛一字谜让我们几个小家伙猜，“文字去了头，二人扛木头，西下有一女，火绕因家楼”。（又要烟楼）。这等文化谜语我们如何猜出，我还以为是“蚊子去了头”，幸亏大哥“点化”，方得走出窘境。谜中的“來”是繁体，与“烟”并列于谜面，“烟”为老字无疑。为充分落实，我春游回家后，专程去找管老爷子请教制此谜语者何人？老爷子摇了摇头说：“不知道，我也是小时候听爷爷辈老人说的。”哎哟！老爷子九十七岁高龄，这个“烟”字至少九十年历史。

松泉山居的楹联对仗是否工整，烟字是否简化，烟字是会形会意，对我已不重要了。最令我费解的是，我那一天学没上，从十四岁就去黄县当长工的父亲，跟何人学得这一妙联？何处听说得这一人文典故？只得借阴阳两隔，我再也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明示了。



## 他山之石

子的心血和宝贵的人生经验。所谓读懂，是因为人云亦云的太多，概念化理解也太多，想要突破这些俗见的屏障，必得少年读，中年读，不断读，即使同一本书，每个年龄段的感受都会不同。仿佛是最熟悉的东西，却会突然发现：过去原来真的不懂。

作家张炜给出的好书标准是，充分而独到的个人见解，同时又必须具备有益于人类生存的价值观。到经典里找自己喜欢的书，可能是聪明的办法；到长期喜欢和信任的作家那里找，也是十分必要的。

经典是常读常新的，也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精神食粮，它现在的印刷量仍然是最大的，可以一代接一代地读下去，没有什么“式微”的问题。

趁着世界读书日，我也囤了不少书。可是向来买书如山倒，读书如抽丝。

没时间是最借口。数字时代，时间比想象的还要快上百倍，用来阅读和安静的时间，仿佛越来越少。任何事情想得明白并不容易，要做得明白就更难了。

古人强调读书三上，马上，枕上，厕上，用现代的话就是公交上，地铁上，床上，马桶上！进化了那么多年，我们总不好意思比他们更差吧。最近看到一个句子，说，中国的年轻人，一半在抖音，一半在快手。若是其中一个一半可以换成读书，那将是怎样的情景！

更何况，腹有诗书才能与这个漫长的春天更匹配吧，不说了，我要去“抽丝”了。

## 编辑手记

李登建

这三片色块在我脑海里扩大、叠印。它们为什么呈现迥然不同的面貌？我明白了：和油菜花一样，太湖当然是绿色的，因为绿色是江南大地的颜色。

宽阔平坦的健身步道继续向前方延伸。我们一行在上面走着步子，说笑着，不知不觉已出去五六里路。左侧，生态园芳草如茵；右侧，湖中横空一架一道“长虹”。友人说那是“阅湖台”，是苏州湾开发以来，建在湖上的一个高大的观景台。我们兴致勃勃地登上去，阅湖台像一只巨大的手掌，轻轻托起你。凭栏纵览，湖光水色尽收眼底。投到湖里的山影、云影、帆影，以及太湖新城的优雅风貌，感受它迷人的气息，确是莫大的享受。与湖挨近些，再近些呀，我俯下身，掬一捧水，一股清风带着水汽吹上脸颊，湿湿的，凉凉的。我真想把心整个儿贴在湖面上。我明显感觉，浮躁的心安稳下来了，它在渐渐变得澄碧、柔软，在城市钢筋水泥围困中长满的铁锈，被清洗，无踪无迹。怪不得吴江的朋友对我炫耀：工作一天，劳累烦闷，无法排解，他就一个人来到太湖边，顺着健身步道走一走，坐下来濯濯足，听听湖水的喁喁低语，芦苇丛里滴滴的鸟鸣，一会儿就浑身轻松，好像插上双翅，又生了飞翔、搏击的冲动和力量。

天近正午，朋友在附近找了个小饭馆进餐。这家小饭馆背倚东太湖，从窗口就可观望湖景，或者说窗口就是一幅水乡风景画。点的菜里自然少不了太湖“三白”：白鱼、白虾、银鱼。青花瓷的盘子端上桌，“色”就不俗，更别谈味道有多鲜美了。我们一边赏景，一边品茶，很有些情趣，很诗意。与前一天在垂虹桥畔太阳伞下听着苏巡评弹小酌一晌的美妙，酒过三巡，我已微醉，恍惚中，滚滚滔滔的绿在身边汹涌、漫溢，这点点光斑幻化成无数的白鱼、白虾和银鱼，转眼，它们又消失在在这绿意……这段“画面”似在通过形象的演示教我知晓，“三白”的温床是绿色的太湖，只有太湖的绿，才能养育、滋润这“白”，这鲜，这美！——我自己不想住笑，人这东西，自己对自己都不直来直去，也要玩一玩花样！

在苏州吴江逗留三日，就要离开，那位绿纱巾遮掩面庞、绿长裙曳在地上的姑娘又出现了，她静静地立在我面前，这回她不但不再离去，而且形容越来越清晰、鲜明……



## 小说世情

小区里一个同事问我：“我家院子里的一棵枣树，长得老粗了，就是不长枣。你不是枣乡乐陵出来的吗？有办法没？”

在一个春光灿烂的周日，在同事的院子，我一看这棵树干光光滑滑的枣树，便证实了我先前的判断：没有“枷”（现在教科书管枷叫：“环刺”）！怎么能长枣呢。我便蹲下身子，拿出卷尺，确定好位置，再用小铲刀，轻轻剥去树的表皮；紧接着用我自制的枷刀，绕树干割一圈，使其露出嫩骨；最后缠上透明胶带，以防虫害侵入。

“嘿，你还真行来！”同事夸奖说。“行与不行，秋后证明。”我自信心地回答。

“这么灵验，”她笑了笑，问我：“为什么枣树枷了才长枣呢？”

“这个可是说来话长啊，”我边收拾

工具边跟她拉起枷枣树那些事儿……

韩浩月



我要承认，产生回乡度过余生的念头，真的是因为看到这些新的环境的产生。家乡新城的诞生，似乎为故乡人与漂泊者这两个身份，提供了一个黏合的机会。

导贾樟柯2017年的时候决心逃离北京，回归故乡，他在位于山西汾阳的贾家庄，开了一家电影院，开了一家名为“山河故人”的饭馆。他喜欢这种生活；三五杯酒，朋友们呼唤他的小名“赖赖”，告诉他应该要个孩子，他们为他的老年担忧。贾樟柯说，“只有在老友前，我才可以也是一个弱者，他们不关心电影，电影跟他们没有关系，他们担心我的生活，我与他们有关。”

写出过《周瑜的火车》等著名小说的作家北村，也在2017年离开生活了16年的北京，回到福建长汀的家乡，开网店售卖当地的原生态农产品，他用自己数部小说作品的名字，来命名他销售的各种禽蛋、农作物。

文史作家十年砍柴，老家是湖南新邵，他有两篇与故乡有关的文章读着令人动容，分别是怀念父亲与祭奠母亲的文章。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，他回乡在老屋地基上新建了楼房，父母亲的离世，并没有切断他与故乡的联系，在人生进入下半场的时候，故乡的亲人，还有那片土地上的一切，都成为生命里的重中之重。

还有一位回故乡的人，他是我的老乡——今年72岁的作家王兆军先生，他曾为两个村庄撰写并出版了村史，一本叫《黑墩屯》，一本叫《朱陈》，仿佛这样还不够，几年的秋天，他与夫人一

起离开生活多年的北京，回到临沂的村庄，开设了被他称为是“当代中国最小的书院”——东夷书院。

王兆军先生敲起了书院的钟声欢迎我们，那段小视频我看了十几遍，每次看心里都无比感动。他实现了一个文化人的终极理想：归乡，隐居，办学，阅读，写作……对于多数抱有这种理想的人而言，这是种奢侈。

我想，我会追随他们的脚步。年轻的时候以为，要逃就逃得远远的。当时觉得北京最远，现在想想真是幼稚，不到700公里，坐飞机上，空姐发的矿泉水还没喝几口就降落了。这几年，由往年的每年春节回乡，已经变成了周末回乡，假期回乡，多的时候，一年要回去五六次。

很开心能与朋友一起完成这次“故乡行”，我找到了重建与故乡关系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用最大的热情，来拥抱一个崭新的故乡，无视一切评价体系，充满好奇与喜悦地打量故乡的一切。

以这样一个真实的面貌回乡，不是我变得自信了，而是学会了接受一切，能够做到平静地看待事物的发生与变化。如同一位电影导演所说的那样，“让故事发生”，这故事的五个字，蕴含了太多的道理，也包含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。

与故乡的故事，正在重新开始。

## 流年碎笔

李绍增

# 枷枣树

先人们经过漫长的实践探索，终于发现枣树的营养基本是靠树皮输送到枝叶，由于枣花小如米粒，承受不起过量的营养，当受到过量的营养冲击时，便会凋谢于襁褓之中，自然也就结不出或者结不多果了。有了这个发现，先人们开始了由绳索、棍棒抽打枣树到刀具割断树皮，以阻隔其输送营养，提高坐果率的“枷枣树革命”，使枷枣术日渐成熟，并由此形成了“乐陵标准”。

乐陵人发明了枷枣术，但没有狭隘地封闭，以其豁达、大气的胸襟，想方设法向外传播。倘若你正在走进乐陵，仍然能听到200多年前“贾道台枣树”的佳话。清乾隆年间，乐陵人贾声槐及进士第，擢江淮某地道台。贾道台赴任后，发现这里的枣树已经碗口粗了，却是很少结枣。他苦口婆心地宣传枷枣术，可当地

没有比这个春天更犹豫的了，一会儿冷，一会儿热，拿不定主意的。

朋友在微信里说，棉衣千万别扔啊。而回到股东的我妈告诉，那边的玉兰才刚刚开过。

这个春天真的好漫长，漫长得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在日子里春天发生的事情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不会更容易想起？只要起个头：在那个特别漫长的春天里……

自从有了“世界读书日”，每个春天的这几天都会被“读书”刷屏，为什么读书，读书有什么好处，就不用说了吧。一千个读书者有一个答案！

尽管钱钟书先生说：不识字的人被宣传所骗，而识字的人被印刷品欺骗。“不读中国书”，又曾经是鲁迅先生的一个主张。其实他们都是在说，片面的读书，不如不读。只相信单一的判断标准，人便容易浮浅。阅读在这个时候不是营养，而是毒药，有些人蠢和他读的书关系微妙。

选书很重要。有人看作者，他出一本，我买一本。有人看题材，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。还有人看封面，颜值才是王道啊！

所以，你读什么书，你就是什么人。

可以宽一点，有对比，更容易发现真相，同一个历史事件，我们看十几个人的回忆，总比一个人的更能从历史事件中找到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。

若以量取胜，不一定每本书都要细读，可以先看书单，看名家推荐、听音频解读，去认识这些书。认识的书越多，就越能发现其中的精彩！然后再挑选感兴趣的，重点读。

也可以窄一点，彻底读懂一本好书，就有可能获得别人一辈



## 人在旅途

# 东太湖的颜色

李登建

走上大堤，我一下子呆住：眼前静立着一个绿纱巾遮掩面庞、绿长裙曳在地上的神女，风姿绰约，美艳照人。我急欲奔过去，但又怕造次，迟疑间，她却不见了，只留下浩渺的太湖和我茫茫的遗憾。雾霾还未散尽，远方迷迷蒙蒙；近处，湖面荡漾层层涟漪，仿佛一匹柔滑的真丝绸缎。那湖水是浅绿色的，透明的，洁净得叫人感动。岸边水底花花搭搭地散落着一溜儿石头，珍珠圆润，石纹清晰可辨。在水下扭动腰肢、舒展开来的不知名的水草，如同孔雀绿莹莹的花翎，又酷似江南女子旗袍上的刺蓍。浮萍平铺着，这里一圈儿，那里一圈儿，拼接成好看的图案。而一旁，伴生着丛丛脆生生的芦苇，秆儿齐刷刷地向上，也有一半株倾斜身子，疏疏的叶子撩动水珠。这时候，你已弄不清是湖水赋予了它们这般娇嫩，还是它们为湖水添了一分绿。慢慢地，太阳升高了，我们的目光可以投得远一些，望见苏州湾里的翡翠岛、玛瑙岛，却仍然看不清，只能看到一团树影（间或露出一点点红，一点白），一抹绿色……

这使我想到了另一种景致：江南遍地的油菜花。那大片大片的油菜花，灿烂如孩童的笑脸，又如活泼的少女一样清纯。春天才刚刚开始，熬过漫长冬日的它们已忍耐不住，从“家”里跑出来，在房前屋后、水塘边，在广大的原野上尽情地嬉闹，把鼓鼓胀胀的欢快情绪倾泻在大地上。我是第四次来苏州吴江了，每次来我都要去盛开着油菜花的田野里漫步，任花粉扑打裤管、鞋子。我往往一待一个上午。我走走停停，流连忘返。这天我突然发现，油菜花看上去是黄色，但其实这黄中掺进了绿，是一种特殊的绿。我眼里的油菜花就是这样，我丝毫不怀疑我的直觉和判断，这里是同样让我迷惑：是它们给整个江南染上色，还是江南统一的色调调和了它们？

我来自遥远的北方，那里与江南的秀润不同，其基调是枯黄色，坡坡岭岭，沟沟坎坎裸露着干皱的皮肤。我们村东有一条小河，大家为她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：“黛溪”，而它的水却发黄，几乎常年沙尘蒙面。不过我的家乡也有动人之处，深秋，河两岸，那由于土壤瘠薄、雨水稀少，叶穿枝弯，疙疙瘩瘩的黄蓍菜，经了几场严霜，火红火红，像燃起一场大火，带着很浓的悲壮意味。我也到过青海湖和西藏的纳木错，羊卓雍湖，在冰雪覆盖的高原上，在万里无垠的晴空下，那湖水闪烁着凛冽的蓝光，惊心动魄。现在，